

# 成都市商业街南朝石刻造像

张肖马(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副研究员)

雷玉华(成都市考古研究所 副研究员)

1990年6月26日,成都市商业街16号院暖气管道的施工中,于距地表2米深处发现4尊石造像,立即被送至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派员前往调查,发现还有造像压在土中,便组织试掘。在东西向沟槽中段进行扩方,又出土部分造像。由于施工现场的限制只做到第六层,第六层以下未试掘。此次共获得造像9尊,是近年成都南朝佛教石造像的又一重要发现。

## 一 地层关系

第一层 黑色土,疏松,是院中绿化用土。

第二层 灰黑色土,内夹一些近现代的瓦砾砖块。

第三层 灰色土,较粘,土中含小饼足青瓷钵及残片,多为青羊宫窑的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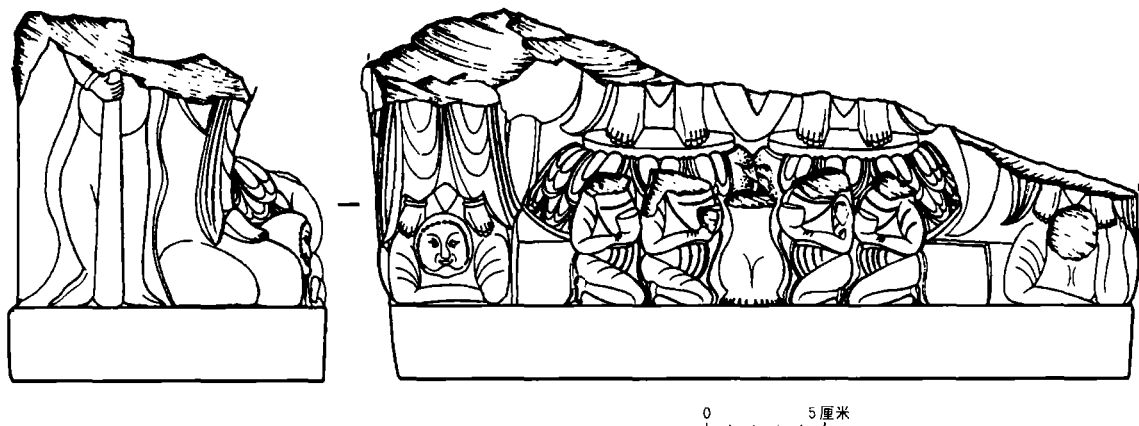
第四层 黄褐色土,包含物有少许陶片与瓦当。陶片为泥质灰陶,饰网状菱形纹(图一:1)。瓦当有云气纹(图一:2)和植物花草纹(图一:3、4、5),多为成都地区南北朝时期流行的类型。另外,第四层下有一灰坑,开口在第五层,打破第五层,灰坑东西宽1.4、深0.44、距地表约2米。灰坑中土色灰褐色,夹少许绳纹筒瓦的残片,时代当与第四层所出的植物花草纹瓦当一致。同时,在第四层下第五层上出现石刻造像,散乱于土中,不像窖藏。

第五层 黄色土,含少许沙土,未发现包含物。

第六层 深黄色土,亦含少许沙土,包含物有陶钵,泥质灰陶,圆唇,敛口,实足,为东汉



图一 商业街第四文化层出土陶片和瓦当(1/3)



图二 90CST⑤: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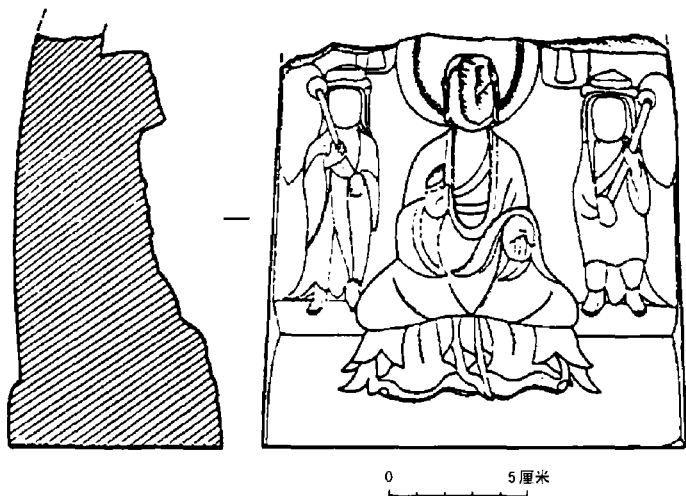
晚期至蜀汉时期四川地区墓葬中常见之物。

## 二 石刻造像

90CST⑤: 1 红砂石造像, 仅存下部(图二、一〇)。造像残高 15.3、基座宽 30.5 厘米。从造像残存部分看, 下部为两层长方形平台, 其上并列二圆形覆瓣莲台座, 上各残存赤足一双, 尚可见向外飘起的衣裳下裾。覆瓣莲座前中部有一瓶形物。两侧各有二跪坐状供养人, 着紧身衣, 手捧钵, 面向瓶形物。覆瓣莲座左右各残存一莲枝, 上生莲座, 疑其上可能原站立有菩萨。莲花外侧各有一地神, 右手置于胸前伏地, 头略上抬, 做匍匐状, 其背上各立一像, 残甚, 疑为力士。左侧地神面部残, 左手上举, 托着立像的左足。造像石两侧面各浮雕一天王, 残, 双手握一金刚杵。造像石上还残留有朱红色彩绘痕迹。据现存造像部分观之, 原造像石为二立像及菩萨、力士等组合。衣纹等线条雕刻较硬。

90CST⑤: 2 红砂石造像, 背光上部残(图三、一一)。造像残高 14.6、宽 14.5 厘米。正面雕一坐佛二菩萨。主尊结趺坐于一长方形平台上, 头部、面部略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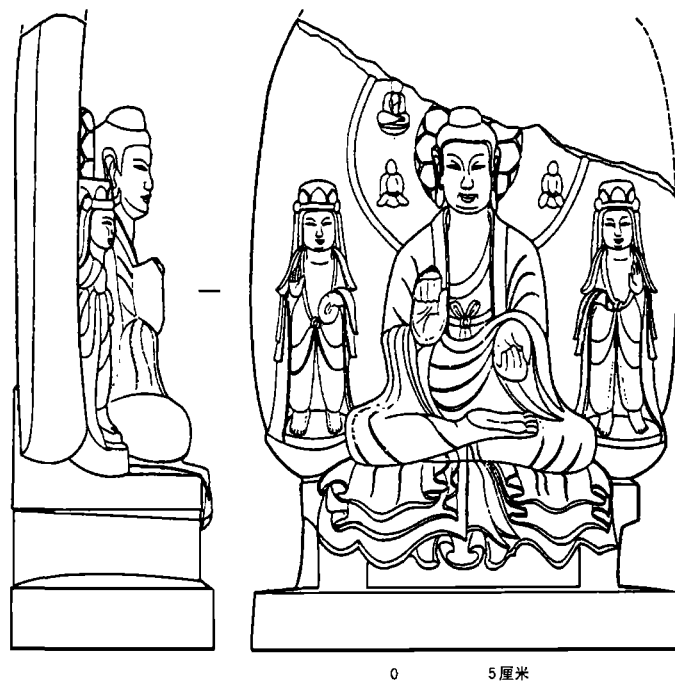
但尚可见磨光馒头状肉髻, 大耳下垂。身着褒衣博带袈裟, 右衣襟甩搭于左肘上, 袈裟下摆垂于平台前, 衣裾似为三层向外撇扬, 褶纹较密。主尊内着僧祇支, 胸前束带, 无结。右手上举, 五指并拢掌心向外, 施无畏印。左手屈于胸侧, 掌心亦向外, 四指上曲于掌心, 拇指向下, 呈半握拳状。头后饰有圆形素面头光。头光左右侧各雕一小龕, 因上部残, 龕内所雕内容不辨。主尊左右各立一菩萨, 戴圆形花蔓高冠, 冠两侧有宝缯下垂及肩, 着宽袖衣衫, 衣裾外撇, 双手持拂尘, 赤足立于平台上。佛与菩萨后为一莲瓣背光, 上部残, 略向前倾。另



图三 90CST⑤: 2



图四 90CST⑤: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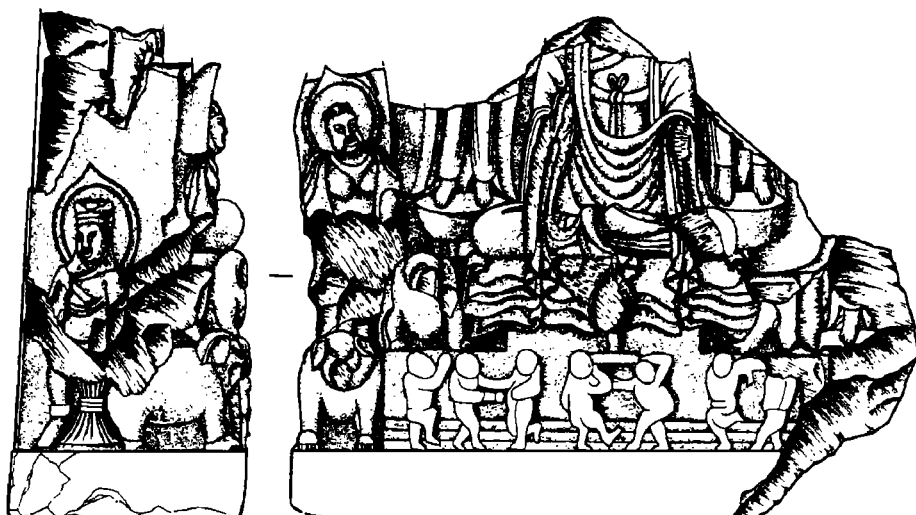


图五 90CST⑤:4

外,造像背光与菩萨身上还残存朱红色彩绘,佛的颈部与右侧菩萨面部残留有贴金痕迹。

90CST⑤:3 青石造像,左侧与上端残(图四、一二)。残高31.4、基座宽18.2厘米。主尊残高15.1厘米,结趺坐于须弥座上。磨光肉髻微残,双耳下垂。脸丰腴而略长,修眉细目,嘴角绽现微笑。身着袈衣博带袈裟,右衣襟甩搭于左肘上,袈裟紧贴腿部,衣裾垂于台座前,衣裾二层,向外撇扬,褶纹较密。露右脚。右手举于胸前,掌心向外,小指与无名指下屈。余三指向上伸直。左手屈于胸前,掌心亦向外,中指、无名指、小指向上屈向掌心,拇指与食指向下伸直。佛有圆形头光,头光中部为一周莲瓣纹。主尊右侧靠后雕一菩萨立于覆瓣莲圆形座上,有圆形头光,双手交于胸前,似持有物。主尊左侧仅存莲座,其余部分残,原也应有一菩萨立像。二菩萨像前,须弥台座两侧各有一圆雕狮子,大鼻、宽唇、长毛发似绳,昂首伏坐,正面仅露出一爪,左边狮子面部残。坐佛与菩萨背后为一大莲瓣背光,背光上部稍向前倾,上部雕出三个飞天,飞天之间雕两朵莲花。造像石背面无纹饰。此造像原为一佛二菩萨。佛的手上残留有贴金痕迹,衣衫与须弥座、造像石背光上残留朱红色彩绘的痕迹。

90CST⑤:4 青石质造像,上部残(图五、一三)。残高25.3、底座宽18.2厘米。正面雕一佛二菩萨,主尊高14.5厘米,结趺坐于须弥座上。磨光馒头状肉髻,双耳下垂,脸丰腴而略长,修眉细目,嘴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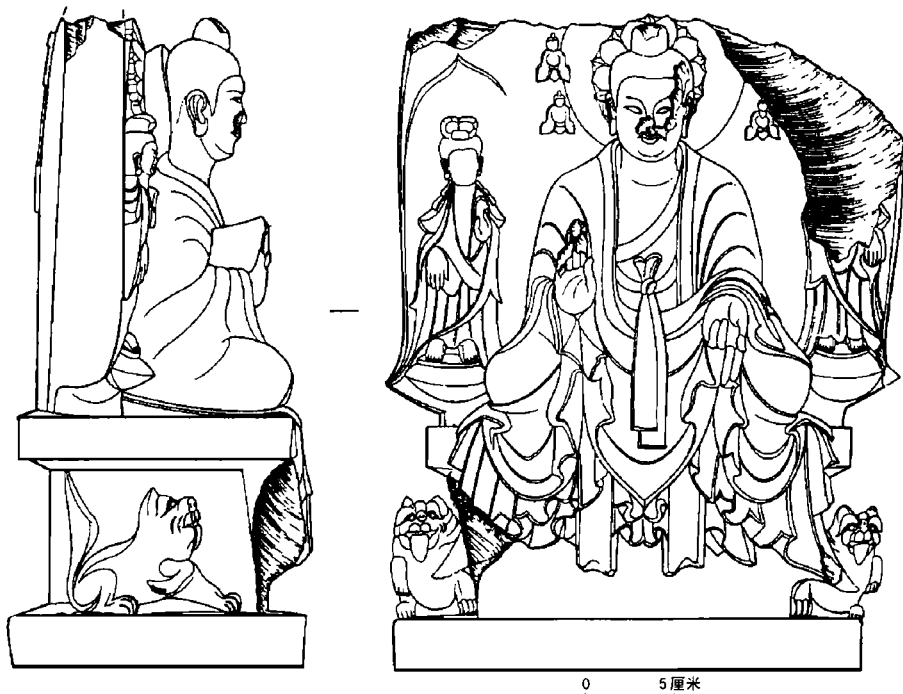


图六  
90CST⑤ : 5

绽现微笑。身着褒衣博带袈裟,右衣襟甩搭于左肘上。袈裟衣裾下垂于须弥座前,衣裾呈三层且略向外撇扬,褶纹较密。内着僧祇支,胸前束一带,打结。右手上举五指并拢,掌心向外,施无畏印。左手掌心向外,拇指向下,余四指上屈,呈半握拳状。圆形头光上部微残,中部有一周莲瓣花纹,外侧存三尊化佛。佛左右侧

各雕一菩萨,赤足立于圆形台座上。菩萨头戴莲瓣纹三叶宝冠,宝冠两侧宝缷下垂及肩,肩披帛,帛带于腹前十字相交,相交处饰珠。佛与菩萨后面之大背光上部残。造像背面素面无纹饰。佛和菩萨的面部与衣衫上残留贴金痕迹。

90CST⑤ : 5 红砂石质造像,上部与左侧残损严重(图六、一四)。残高 24、残宽 29.2



图七  
90CST⑤ : 6



图八 90CST⑤: 6背面拓片(1/3)

厘米,表面风化较严重。主尊头部不存,肩略残,原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露右足,足掌心向上。身着褒衣博带袈裟,右衣襟甩搭于左肘上,衣裾垂于台座前,略向外撇扬,褶纹较密。内着僧祇支,胸前束带打结,结带内折。主尊左右侧原有二菩萨,现仅见其下部,衣裾向外撇扬,赤足立于圆形台座上。造像石右侧力士尚存,但下肢残损。力士头束发,胸前似戴桃形项圈,有桃形头光。佛座右侧有一圆雕狮子,两前爪着地,鬃毛垂于肩;左侧狮子残损。佛座右边雕一立象,鼻残;左边原当亦有一象。佛座前中部有一博山炉,残;另尚



图九  
90CST⑤: 7

图一〇

90CST⑤ : 1



存三组七个供养人,右侧一组三人,中部一组二人,左侧一组残存二人,原亦应是三人,衣着与面部风化。造像右侧面浮雕一立像,紧靠大象后部,头戴冠,上着襦,下穿裤,腰束带,有桃形头光,因风化过甚,衣饰不清。造像背面为素面,无雕刻与文字。该造像石虽残损过甚,但可推知其为一佛二菩萨二力士的组合。

90CST⑤ : 6 红砂石质造像,上部残(图七、一六)。残高37.4、基座宽25.4厘米。正面为一佛二菩萨组合,主尊高23厘米,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不露足。磨光馒头状肉髻,双耳下垂,面部方圆,修眉细目,嘴角绽现微笑,给人以端庄慈祥之感。身着褒衣博带袈裟,右衣襟甩搭于左肘上。衣裾三层下垂于台座前,略向外撇,褶纹较密。内着僧祇支,胸前束带打结,结垂于袈裟外。右手上举,掌心向外,五指并拢,施无畏印;左手向下,掌心向外,拇指、食指、中指并拢自然向下伸直,无名指与小指屈向掌心。头后浮雕莲瓣纹圆形头光,上部残。头光外周饰浮雕化佛,仅见右侧两尊,左

侧一尊。主尊左右各有一高浮雕菩萨,赤足立于圆形台座上。左侧菩萨仅存下半身。右侧菩萨头饰双圈发髻,身披帛,帛带于腹前呈十字相交,内上着襦,下穿裙,有桃形头光。佛座两侧各有一圆雕狮子,昂首,吐舌,眼睛凸出,后脚曲蹲,一前爪曲于腹侧,另一前爪伏于地,呈半蹲状。长尾上扬,背部宽平。台座后为大



图一一 90CST⑤ : 2





图一二 90CST⑤: 3

莲瓣背光,上部已损毁。背光后面雕刻有佛教故事和发愿文。最上部为一浅浮雕屋形龕,龕正中雕一交脚弥勒菩萨坐于长方形台座上,右手上举,所持何物不清,左手残。菩萨薄衣贴体,衣裾垂悬于座前。龕下面为发愿文,阴刻文字 11 行,每行 7 字,共 77 字(图八)。



图一三 90CST⑤: 4

铭为:

“齐建武二年岁次乙亥荆州道人释法明奉为七世父母师徒善友敬造观世音成佛像一躯愿生生之处永离三涂八难之苦面都诸佛弥勒三会愿同初首有识群生咸将斯□发果菩提广度”

建武二年即公元 495 年,为南齐明帝萧鸾的年号。此造像石为荆州道人释法明敬造的“观世音成佛”像。佛的颈部,菩萨的颈与手残留贴金痕迹,菩萨的裙与莲瓣背光上、佛座正面与背面残留朱红色彩绘痕迹。

90CST⑤: 7 青石造像,通高 40.1、基座宽 24.2 厘米(图九、一五)。正面为一佛四菩萨、四弟子和二力士像。主尊圆雕,赤足立于覆莲瓣圆台座上,高 20 厘米,



图一四 90CST⑤: 5

磨光馒头状肉髻，圆脸略长，宽额高鼻，双耳下垂，修眉细目，嘴角绽现微笑。颈部有三道蚕节纹。身着褒衣博带袈裟，右衣襟甩搭于左肘上，襟以下衣纹褶皱层层叠叠，衣裾向外撇扬。内着僧祇支，胸前束带打结，结带垂于腹前。右手上举施无畏印；左手掌心向外，拇指下伸，余四指上曲。有莲瓣纹圆桃形头光。主尊左右各立二菩萨，赤足立于仰莲瓣圆台上，头戴宝冠，冠上宝缯下垂至肩。圆脸，颈有蚕节纹，胸前饰圆形项圈。双肩有圆饼饰，垂饰带。帛带呈十字相交于腹前，相交处饰宝珠。内侧二菩萨左手捧一圆状物，右手相扶。外侧二胁侍菩萨手持拂尘，搭于肩上，菩萨头后有桃形头光。在佛、菩萨之间的背光上又浅浮雕四弟子，有的手握

拂尘。外侧菩萨前各有一圆雕的力士，均束发、鼓目、颈戴项圈，双肩有圆饼形饰，垂饰带。力士身披帛，帛带于腹前呈十字相交且打结，上着襦，下着裙，双手握金刚杵，有椭圆形头光。佛座两侧各雕一狮，均作半蹲状，鬃毛下垂，昂首张嘴，项挂圈。狮子左右各有一小人，着紧身衣，有的扬手，有的曲肢，紧靠狮子两侧。造像左右两侧面各浮雕一神王像。神王面目狰狞，跣足立于平地上，头戴风帽，身着短袍，腰带，双手于胸前拄一金刚杵。

佛与菩萨像后为一莲瓣形大背光，其上浮雕佛说法图等，并用宝珠纹分隔成内外两层(图一九)。内层刻佛说法图三组。中组刻一宝帐，帐上饰蕉叶，两侧悬铃下垂，宝帐中有



图一五  
90CST⑤ :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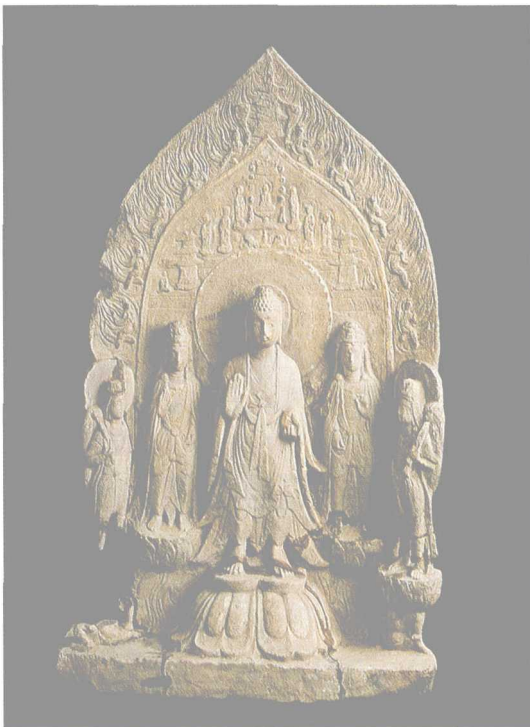




图一六 90CST⑤ : 6

一佛，结跏趺坐于莲花束腰高宝座上讲经说法。宝帐左右两侧各刻一组弟子，每组12人，多跪坐于长方形垫座上，作聆听讲经状。宝帐后与二组弟子后面均刻饰树丛，宝帐前又刻有六个弟子。左组与右组所刻佛说法图基本相同，均为一佛结跏趺坐于圆台上说法，各有两列弟子跪坐于长方形台上，作聆听讲经状，周围用树丛相围。外层沿背光外缘最上刻一方形宝塔，上部微残，两边各刻七个伎乐飞天，飞天头束双髻，身着交领衫，下身着裙，裙摆向上飘扬覆足。有的飞天手中持乐器，有的侧身作飞舞状。佛与菩萨身上残留贴金痕迹，力士口部尚存朱红色彩绘痕迹。

90CST⑤ : 8 青石质造像。造像石右下方损残，通高59.2、基座宽35.6厘米(图一七、二〇)。正面为一佛四菩萨造像。主尊赤足立于



图一七 90CST⑤ : 8

覆瓣莲台上，高26厘米，螺髻，双耳下垂，圆脸略长，鼻梁高而直，嘴角绽现微笑。身着褒衣博带袈裟，右衣襟甩搭于左肘上。襟以下衣纹褶皱数层，呈“U”形。衣裾向外撇扬。内着



图一八 90CST⑤ : 9

图一九

90CST⑤：7 背光

浮雕拓片



僧祇支，胸前束带打结，结带悬于腹前。右手上举施无畏印；左手掌心向外，拇指自然下伸，余指上屈向掌心。有圆形头光。左右两侧二菩萨，赤足立于仰莲瓣台上，仰莲瓣台下接莲茎，

莲茎侧饰有莲叶。菩萨头戴花蔓高冠，两侧宝缯下垂至肩，宽额圆脸，高鼻，颈部有蚕节纹。双肩有圆饼状饰物，垂饰带，身披帛，上着衫，下着长裙，帛带在腹前呈十字形相交且打结，打结处饰圆形宝珠，结下飘带悬于腹前至膝，飘带作十字结。二菩萨外侧各有一胁侍菩萨，均手持拂尘搭于肩后，赤足立于仰瓣莲台上。莲瓣台下有一地神，用肩托起仰瓣莲台。右侧胁侍菩萨脚下及地神多残损。

佛与菩萨身后为一莲瓣形大背光。背光上的雕刻内容可分内外二层(图二二)。内层为佛说法图，正中刻一宝盖，盖顶饰蕉叶，两侧悬串铃。宝盖中一佛结跏趺坐于圆座上。左右侧各有三弟子和一宝塔。宝塔为方座，共三层檐。宝塔外侧各有一弟子，面向宝

塔跪坐。佛正前面有一博山炉，博山炉两侧各有一狮子，昂首翘尾蹲坐于地。外层画面正中为一座方形三重檐宝塔，塔两侧沿背光外缘分别有两组伎乐飞天，五人一组。飞天头束双



图二〇 90CST⑤：8

髻，身着交领衫，下着裙，裙摆向上飘扬覆足。

造像背面刻有佛说法图与发愿文(图二一)。人物为阴刻，可分上下二层。上层中有一宝盖，两侧悬铃下垂。宝盖下一佛坐于覆莲座上，右手施无畏印。佛左右各有二个戴高冠的供养人站立于两侧，面向佛。下层中为一博山炉，炉两侧各侍立三位戴高冠的供养人，面向博山炉。博山炉下又有一弟子。背面最下部阴刻发愿文，共9行，共计54字。文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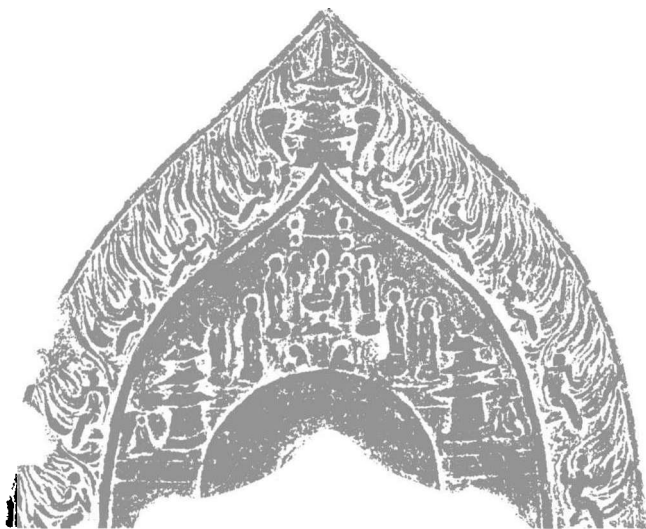
“梁天监十年佛弟子王州子妻李兼女咸割身口敬造释迦石像一躯愿过「去有亡父母值」吾诸佛面观世尊普及三界五道众生普同「斯愿”

梁天监十年即公元511年，天监为梁武帝萧衍的年号。此为佛弟子王州子等敬造一尊释迦牟尼像。造像残留贴金痕迹和朱红色彩绘痕迹。

90CST⑤：9 红砂石造像，残损严重，残高32.9、基座宽32.2厘米(图一八、二三)。主尊赤足立于覆莲瓣圆台上，高24.1厘米。螺髻，脸丰腴，高鼻梁，双耳下垂，修眉细目，嘴角绽现



图二一 90CST⑤：8背面雕刻拓片(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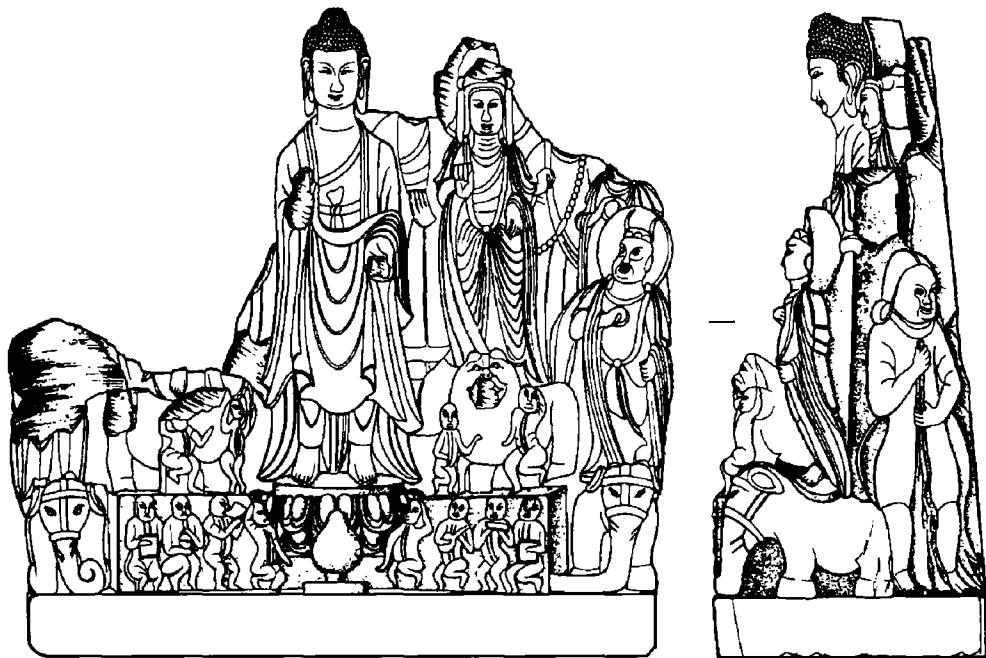


图二二 90CST⑤：8 背光正面上方浮雕拓片(1/4)

微笑。身着褒衣博带袈裟，右衣襟甩搭于左肘上。衣裾向外撇扬。内着僧祇支，胸前束带且打结，结下垂带内折。右手上举，肘以下微残，左手掌心亦向外，微残。主尊左侧雕一菩萨，赤足立于圆形双层覆莲瓣台上，头戴高冠已残，两侧宝缯下垂至肩，肩圆饼饰上有长长的饰带。宽额圆脸，颈部有蚕节纹，戴圆形项圈，

身披帛，帛带在腹前呈十字形相交，相交处饰宝珠。左外侧有一高浮雕立像，头部不存，其衣饰均与菩萨相类。双手于胸前捧一物。可能为一胁侍。佛与菩萨之间刻一立像，头与下肢残，身外着通肩衣，推之为弟子像。菩萨与胁侍之间亦刻一立像，头部不存，或亦为弟子像。佛左右平台上各雕一狮子，狮子左右各靠一小人，着紧身衣。狮子下平台前各浅雕四个小人，手中似捧物，动作各异。中部有一博山炉。狮子外侧各有一象，四足直立，长鼻拽地。一力士赤足立于大象背上，右侧象仅见足部。

力士有圆形头光，身披帛，帛带于腹前呈十字相交，相交处饰宝珠。颈戴圆形项圈，右手举于胸前，左手握一兵器。造像两侧各雕一神王，赤足立于平台上。卷发中分，窄袖短袍，腰束带，双手于身前拄一杵棒状器。造像背面原阴刻有图画，现仅存几个供养人，上着襦，下着裙，其中一侍女形象的手捧一物(图二四)。



图二三  
90CST⑤：9

0 5厘米



图二四 90CST⑤：9造像背面雕刻(1/2)

从造像石残存的情况,我们推测原造像石正面造像组合应为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

### 三 年代与初步认识

商业街出土的这批石造像共计9尊,均出于地层之中,位于第四层下,第五层上。第四层中的包含物主要为植物花草纹瓦当,这是四川地区常见的南朝遗物之一,故其石造像的年代下限不会晚于或当与之同时。另外,第五层未见包含物,第六层出土东汉至蜀汉时期的陶钵,故其时代上限不会早于蜀汉,由地层关系而论,当是南朝遗物。

商业街石刻造像中两尊有明确的纪年,一尊为萧齐建武二年(495年),一尊为萧梁天监十年(511年),均属南朝。

商业街石刻造像的技术手法、造型风格与成都万佛寺和西安路出土的南朝石刻造像相同。如萧齐建武二年(495年)荆州道人释法明造观世音成佛像,其一佛二菩萨之组合、服饰乃至细部刻划,包括造像和像背浮雕屋形龕中之交脚菩萨的做法,与成都西安路永明八

年(490年)比丘法海造弥勒佛像<sup>[1]</sup>几乎完全相同,雕刻技法也基本一致。

商业街出土的另外3尊一佛二菩萨三尊式造像,无铭文,但主尊与永明八年和建武二年造像基本相同,有的菩萨头束发髻,有的戴花蔓高冠或三叶宝冠,宝缯下垂及肩,反映出造像虽有一定的变化,但仍属齐梁时代的作品。

商业街萧梁天监十年(511年)造像为一佛四菩萨五尊式,均为立像,与西安路梁天监三年(504年)造像风格相同<sup>[2]</sup>。天监三年释法海造无量(寿)佛像,为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五尊式造像。只是二弟子像为浅雕而不显著,弟

子像较矮小,是已知成都地区最早的五尊式造像。这种浅雕弟子像,是成都地区萧梁时期造像的一个特点。除了主尊着褒衣博带式袈裟的衣裾呈“M”形且向外撇扬;菩萨头戴花蔓高冠,宝缯下垂及肩,帛带于腹前呈十字相交于圆珠饰上等特点相同外,另外还有菩萨站立的仰莲座,其下是蹲踞小人托负。天监十年王州子造像的托负莲座之小人是圆雕,而天监三年释法海造像的则是浅雕。再则,两尊造像都可见浅雕的变形莲茎或莲枝,只是前者的莲枝与菩萨站的莲台相连,后者的莲枝在佛与菩萨之间。这些浅刻莲枝与莲茎和用浅刻小人或圆雕小人托负菩萨的莲台的样式,不见于成都地区萧齐永明年间的石刻造像之中,似始于萧梁时代的早期,其后便较多见了。

商业街90CST⑤：7造像,为一佛四菩萨二力士四弟子多尊式组合,其中四弟子亦为浅雕手法制作。其造像风格,造型特征,雕刻技法与西安路中大通二年(530年)比丘晃藏造释迦像<sup>[3]</sup>几乎完全相同。就造像布局观之,可分三排,前排是力士,中排是主尊与菩萨造



像,都为圆雕或近圆雕,最后一排为浅浮雕的弟子像。此种多尊式造像形成前中后排样式的,除以上两尊外,有明确纪年的还有万佛寺萧梁普通四年(523年)康胜造像<sup>[4]</sup>和大通五年(533年)上官□光造像<sup>[5]</sup>。

商业街还出土有双身佛造像,如90CST⑤:1,上部残,仅存下部,可见两佛的足部站立于并列的两覆莲瓣台座上。两立佛左右原有菩萨力士等像,不见铭文。而西安路张元造像<sup>[6]</sup>造于梁大同十一年(545年),为释迦多宝佛像,正面还有五菩萨二弟子二力士。从现有的资料看,成都地区的双身佛至迟在梁代后期就出现了。

总之,商业街出土的石刻造像,佛像后都耸立一莲瓣形大背光。石刻造像题材主要有—佛二菩萨,一佛四菩萨,一佛四菩萨二力士及浅浮雕四弟子,另还见双身佛像,可能为释迦多宝造像,而不见单体造像。

另外,我们再根据成都万佛寺、西安路和商业街先后三次较集中的佛教造像的发现,将这三批石刻造像中有明确纪年者,并结合茂汶出土的齐永明元年(483年)造像研究,就可得到以下认识。

1. 成都地区南朝萧齐时期的石造像,以一佛二菩萨三尊式的造像较常见,并多为坐像。当然也有例外,如茂汶出土的造像碑,为南齐永明元年(483年)比丘释玄嵩造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像<sup>[7]</sup>,一面为弥勒坐像,另一面为无量寿佛的立像。其时间又略早于永明八年(490年)释法海造弥勒像<sup>[8]</sup>与建武二年(495年)释法明造观世音成佛像。

2. 南朝萧梁初期,开始出现—佛二菩萨二力士和一佛四菩萨的五尊式造像,多为立像。梁天监三年(504年)释法海造无量(寿)佛<sup>[9]</sup>为一佛二菩萨二力士,一佛二菩萨为圆雕,二弟子是浅浮雕,立于佛与菩萨之间。而天监十年(511年)王州子造释迦像是一佛四菩萨,均为圆雕,但是五尊式。这种浅浮雕手

法的弟子与—佛二菩萨组成的五尊式造像,到萧梁晚期还在流行。上海博物馆藏梁中大同元年(546年)慧影造像,亦是一佛二菩萨浅雕二弟子的五尊式造像<sup>[10]</sup>。天监三年的五尊式造像,其中浅浮雕的弟子像很矮小,但它是迄今成都地区最早的五尊式造像。这种浅浮雕手法的弟子像,在萧梁时期的多尊式造像中亦可见到。

3. 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的多尊式造像,在萧梁中期出现较多。并多为立像,如万佛寺梁普通四年(523年)康胜造像<sup>[11]</sup>,梁大通五年(533年)上官□光造像<sup>[12]</sup>,西安路梁中大通二年(530年)比丘晃藏造像。这种多尊式造像的布局上的一个特点,即形成前、中、后排的式样,力士在前、中为主尊与菩萨,后为弟子。主尊、菩萨和力士为圆雕或近圆雕,弟子则是浅浮雕的。这种前中后排式布局与浅浮雕手法的弟子像,在萧梁后期还可见到,且变化不大,如万佛寺梁中大同三年(实为太清二年,即548年)的观世音造像<sup>[13]</sup>。

4. 在萧梁初期,成都地区南朝石刻造像出现了中印度秣菟罗造像的特点。梁天监十年(511年)王州子造像,主尊为螺髻样式,另外一尊(90CST⑤:9)无铭文造像,主尊亦饰螺髻样式。有研究认为,成都万佛寺出土的不少螺髻佛头也当属这一阶段的作品<sup>[14]</sup>。成都万佛寺的梁中大通元年(529年)鄱阳王世子造像,佛体魄健壮,身着通肩袈裟,衣褶稠叠,衣裙轻薄贴体,具有典型的中印度秣菟罗佛像的典型特征。

5. 从现有的材料看,四川地区与整个南方地区一样,在南朝时期佛教的主要信仰是西方净土思想,石刻造像流行无量寿佛和弥勒佛。成都发现最早的反映净土思想的石刻,是万佛寺出土的宋元嘉二年(425年)净土变石刻,反映出刘宋时期南方就出现了净土思想,齐梁时期流行开来,因此无量寿佛与弥勒佛造像发现较多。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观世音

的造像,如齐建武二年观世音成佛像。南朝信仰无量寿佛和弥勒佛、观世音菩萨等,文献上记载也较多。另外,四川地区南朝石刻造像还流行释迦佛像,出土释迦造像较多。

6. 关于益州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的渊源问题,有学者已作了专门研究,认为“无论是秀骨清像的旧样式,还是“张得其肉”以及天竺式新型佛像的图样,都有可能随着崇信佛教的益州刺史和建康高僧携带而来”<sup>[15]</sup>。成都造像的渊源主要应来自长江下游的佛教中心地区建康。此处根据新材料略作补充。四川茂汶出土的永明元年(483年)造像碑,除比丘释玄嵩是敬造者外,还有其他人。在该造像碑弥勒佛座下有一段铭文,因剥蚀严重,仅见“比丘法明”、“比丘法爱”数字,他们也是参加造像的人员<sup>[16]</sup>。在商业街齐建武二年(495年)造像的敬造者是荆州道人释法明。两尊石刻造像均在南朝萧齐时期,同出现一位名法明的僧人,前后相去十余年,可能是同一人。另外,《高僧传·释超辩》记超辩为宋齐时人,卒于齐永明十年(492年)。接着叙述“时有灵根释法明,祇洹释僧志,益州释法定并诵经十余万言,蔬食苦行,有至德焉”。这里的灵根即建康名刹灵根寺,释法明是灵根寺僧人,与释超辩为同时期的人。其虽然无传,但推测这个法明很可能与以上两尊造像所载的法明为同一人,他曾至荆州(江陵),后又迁至岷蜀,把当时建康佛教造像样

式带到了益州,把江南佛经传至西蜀。

绘图:卢引科

摄影:李绪成

拓片:戴堂才

- [1]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文物》1998年第11期。
- [2] 同[1]。
- [3] 同[1]。
- [4] 刘志远、刘廷璧编《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11月。
- [5] 同[4]。
- [6] 同[1]。
- [7] 袁曙光《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2年第2期。
- [8] 同[1]。
- [9] 同[1]。
- [10]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247页、496~497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6月。
- [11] 同[1]。
- [12] 同[4]。
- [13] 同[4]。
- [14] 李裕群《试论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文物》2000年第2期。
- [15] 宿白《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三》,《文物》1999年第10期;李裕群《试论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文物》2000年第2期。
- [16] 同[7]。

(责任编辑:李力)

### Stone Buddhist Statue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in Urban Chengdu

Zhang Xiaoma and Lei Yuhua

In June 1990 nine pieces of Southern Dynasties stone carvings were found in urban Chengdu, about two meters below surface. Two of them bear inscriptions revealing their time, one dated the 2<sup>nd</sup> year of the Jianwu reign of the Qi (A.D. 495), and the other, the 10<sup>th</sup> year of the Tianjian reign of the Liang (A.D. 511). A lotus-like halo is provided in all cases. The statues show different combinations: I Buddha plus 2 Bodhisattvas; I Buddha plus 4 Bodhisattvas; I Buddha plus 4 Bodhisattvas, 2 guardians and some disciples in relief. Double-bodied Buddha is also found. Bearing a thematic, technical and stylistic similarity to those previously found at the Xi'an Street and the Wanfo Temple, these statues owe an influence to the Buddhist carvings of Jiankang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 成都市商业街南朝石刻造像

1990年6月,在四川省成都市商业街16号院地表下2米深处发现南朝石刻造像9件。其中2件有明确纪年,一为南朝齐建武二年(495年),一为南朝梁天监十年(511年)。这些造像都有背屏式莲瓣形大背光,题材主要有一佛二菩萨、一佛四菩萨、一佛四菩萨二力士及浮雕四弟子,另外还见双身佛像。造像的题材、雕刻技法和风格与过去发现的著名成都万佛寺造像、西安路造像相同,应是受南朝建康佛教造像样式影响的产物。

## 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石刻造像整理简报

成都市万佛寺石刻造像自上世纪陆续出土后,其精品被收入一些图录中,并参加过国内外展览,但未有正式清理报告发表,也缺乏系统的分期分类统计和研究。2000年7~8月间,四川省博物馆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实习师生和成都市考古队同仁协助下,将馆藏全部万佛寺石造像重新作了清理,进行了系统测绘、分类等研究工作。本文为初步整理简报。

## 谈叔矢方鼎及其他

晋侯墓地M114出土的叔矢方鼎,铭文记载周王在成周举行盛大禘祀,并于祀后召见群臣。这次祀典,可能与北京琉璃河M253所出鬲等器铭文所记是一件事。M114其他已修复器物,也和琉璃河M253等墓同属西周早期。从已知材料看,M114应不晚于昭王,这与晋侯燹的年代相合。

## 从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看楚王墓的排列顺序

自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发掘以来,关于该墓墓主人问题一直是讨论热点。迄今为止,在徐州共发现8处西汉王侯级墓葬。作者对这些陵墓的建筑结构进行分析、归纳,并结合史书记载将这8处陵墓与楚王或王后逐一对应,并排出它们的先后顺序。